

史
通
訓
故
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新建洪世楷周木同訂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疑古一篇似
是有為而發
不應梓謬至
是惜我為全
書之始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
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
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
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

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

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于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說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諫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咎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百姓日用而不可使知者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

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

此事出周書案周書

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

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

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

魯多淫僻

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

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

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

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

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

條列之于後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
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
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
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
子謂之渾沌窮奇檣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
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

知幾憤激而
發蓋與莊子

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
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
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
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
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
異說頗以禪受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
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
為帝丹朱而列君子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

聖人不死大
道不止同
而時久甚焉
不來聖賢以
繩後世之奸
惡而盡殺聖
賢之行事是
直謂古來無
聖賢也人謂
漸滅久矣

周洪範曰舜
年九十三自
謂墜于勤而
命禹居攝豈
有百有九歲
之前其氣已
息而又南法

子俄又奪其帝者予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
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
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
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為之讓國
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
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
稱零桂地摠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黠地氣歊瘴
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

大山深八變
失之地哉為
此說者惑于
古涉方乃死
之文耳竹書
紀年云帝王
之殺曰陟師
古云古謂掘
土為坑曰方
徐沉集傳云
涉方猶升遐
此要之舜都
蒲坂距陶條
二百餘里孟
子云卒于陶
條是可據也
子元輕孟信
遷河其詳與

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
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
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
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
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
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
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
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

繁竹書紀年
故既立而費
侯伯益出就
國無敵後益
事此益項諸
中載之孟子
所謂齊東野
人之語也又
紀年云季歷
代余鯀之戎
獨其三大夫
舉獻授父丁
政而執之子
季歷季歷困
而死故曰文
王我季歷而
史道說為文
王太公

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
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
與伊尹受戮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
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
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
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
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
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
効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於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
有慙德而周書般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
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
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
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
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
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諦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
言雅與周書相會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
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

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垂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於

一作朝劉

而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耻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于義者、苟以其功業

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大夫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

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

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為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逸周書管叔糾而立蓋
管叔自縊而死周公未嘗
誅之也又爾雅云誅責也
後人乃以為誅殺誤矣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
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
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
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
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
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
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
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
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

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
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
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
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
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
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叅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
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
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

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
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
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
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
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
斯而已哉

史記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秦龍
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
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違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韋固治詩。孝景時。與博士黃生爭論上。前黃生曰。湯武非授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也。言湯武授命。不為愚。遂罷。

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寤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寤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歸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歸賊公于武閭。

春秋左傳。文公二妃。張廬生宣公。敬廬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舒廣散。擣戴大膽。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戡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傲狠明德。天下謂之檇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以此三凶。謂之罔象。其一條。

淮南子。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史記。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為郡。據此。則遷房陵。乃趙王遷。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其三條。

晉書。安帝元興初。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玄入京。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年十二月。玄篡位。以安帝為平固王。元興三年。

建武將軍劉裕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五月督護馮遷斬玄于頡盤州乘輿反正于江陵其四條

周書殷祝解榮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繼五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乃令琳為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滿舉白時乘輿帷坐盡紂踞姐已上指問班伯曰紂為無道至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其六條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空鄭冲等勸進乃受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晉書荀勗字公曾穎陰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

其八條

史記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太子娶齊女宣公悅而自娶之是為宣姜生子伋子朔宣姜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使伋子齊使盜待諸華殺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王為之聘于秦無極勸王娶之而居太子建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士蒍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否無所避幸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九條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于書諫之

王得書不悅。謀逆。令人使閭越。剄奴。事覺。廷尉宗正。雜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徙之蜀。後漢書。阜陵王延。初封淮陽公。尋進爵為王。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婿光。招致奸猾。作圖滅事。事下案驗。光弁自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特加恩。徙為阜陵王。其十條。

孫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

北平黃叔琳崑圖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萊陽張澗文溪同訂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春秋可疑處
實多後儒添
一解適添一
惑焉呼茫茫
隱緒焉從正
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
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
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
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

知幾具此深
情豈是非聖
想法者吾故
知發古一篇
而為而發也

三言古才 卷一 一
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
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
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
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
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
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
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悵
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
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

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

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
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
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
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
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
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弑其君
却敖，襄七年鄭子驪弑
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
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耻懼，苟欺而可免。

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比乾谿之弑，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

乞謂齊陳乞，比楚公子比。

也。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闇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

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

宜書云閻弑知子

其所未諭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脩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

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

八年注云不書

盟耻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戎

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耻而無耻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謹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

一作具

書畧

此于文義甚
明不必致疑

大存小理垂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及宜改
為殺

夫臣當為

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

者矣。

公羊氏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于末論、他皆放此也、

其所未論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弑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

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耻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

別本燕伯下有于陽二字

公子

陽生也。

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

子曰：齊之事

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垂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齊疑夫子修春秋所以垂世立教也三傳皆後夫子而作已彼此異說假使後無傳者夫子所許之事將不傳于異代而立錄之義亦無所憑以追考吳則奈之何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于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

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美事。獨為踈畧。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工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縱將聖多能使謂所著春

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
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
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
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
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
夫曰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
竹書紀年
惟鄭棄其師出
預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
子之所脩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
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關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

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誡，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一作弼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
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
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至於董狐書法
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寧殖出君而卒自憂
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
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
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弑逐其君者
七隱閔獻惡視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
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言行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

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擿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

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禮記檀弓夫子早作負手曳杖消遙于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
之曰夫子殆將病也寢疾七日而歿

春秋左傳僖公二年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

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六月辛巳將盟于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匹夫

一為不信猶不可單醜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

信必不捷矣及盟晉楚爭先乃先楚書先晉晉

有信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

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盍心力

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一條

春秋左傳哀公五年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

子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毛遷孺

子于貽不至。後諸野幕之下。注。貽。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貽。則禍由乞始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楚靈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故遠氏之族及蓬居許圍蔡渚。蔓成然。放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者剗師及營梁而潰。王縊。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楚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方以魯為事。故梁圍邯鄲。

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闇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闇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族焉。命執之。弗得。激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十急而好潔。故及是其二條。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云。執

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土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

春秋左傳傳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其三條。

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我盟于唐。左傳修舊好也。其四條。

春秋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桓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欲處父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濮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其五條。春秋左傳初。莊公築臺。廢黨氏。兄孟任焉。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嘗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葦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葦有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公薨于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牽賊子般于黨氏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云毀也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其七條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心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盟而還注不書盟耻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滅項故公為齊所止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于是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

故不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驪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

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

以歸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

歸元公成立是許固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

圍蔡即許元公耳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也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風御戎畢

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頂石于宋五星也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使子行于孫子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甯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其十六條

列女傳江乙為鄒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

以罪乙請于王而絀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王曰令尹盜之王曰冠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為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是為過也王其察之其十八條

〔補注〕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其十五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
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
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
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
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籠聒紛競是非莫
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
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
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摧

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止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

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正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

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

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執義。二者皆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禱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
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
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
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
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

謂楚國先賢
傳汝南先賢

行狀益部耆舊傳
襄陽耆舊傳等書

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

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
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

言言古本
卷一
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
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
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
而正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
毅李斯之文漢書錄鼂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
是子長葉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
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
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

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

語博而興

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

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

述遠古則委曲如存

如郊子聘魯言少昊以鳥

名官季孫行父稱辭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于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

白非是厚

徵近代則循環可覆

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于班荆

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于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

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它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甲午之類也

必料其功用

厚薄指意深淺諒非輕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

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止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

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
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
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
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
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
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于內則
為國隱惡於外則承乏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

然則左氏反
勝于聖經耶

如君所云
秋可廢

已于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天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工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垂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

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
以書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
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儒者苟譏左氏
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
作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
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
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
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
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龔瞽者矣且當
秦漢之世左氏未亡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
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

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

出史記魯世家

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

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

棠

出賈誼新書

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

其哭于陽門介夫乃止

出禮記

魯師滅項晉止僖公

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

出公羊傳

襄年再

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

出穀梁傳

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昭

夫人

出列女傳

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

葬馬

出史記
前稽傳

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

出劉向
七錄

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出史

記扁鵲傳

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

出劉向
新序

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

誠

出劉向
說苑

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

下覆翻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

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

所謂忘我大德日月而不知者焉然自正明之後

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

冢獲書全同左氏

汲冢所出春秋左氏傳亦亡逸今惟紀年與語師春在焉索紀年瑣語

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
莖者縣辭將左氏相和遂無一字差舛

故東晉

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

是摯虞東晉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

相證杜預申以注釋

注謂注解釋謂釋例

干寶籍為師範事

干寶晉紀叙例中

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

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

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

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

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
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
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
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
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
說使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
具條奏之曰五經皆無以愈圖識明劉氏為堯
後者獨左傳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者字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
自秦還晉其族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弘黃丘父欽習左氏春秋

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之少傳父業為之訓

後漢書桓譚字店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侍

詔後以譚對失旨出為六安丞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安仰善

毛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大踰公宮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出御書俟于宮曰龙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

六年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

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

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

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圖之閔馬父聞

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先王之命

違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史記樂毅為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

為太子時不快于殺毅懼奔趙惠王使人讓之
毅報以書

史記韓人鄭國間秦事覺秦一切逐客李斯亦
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又為二世上督
責書

史記鼂錯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為中大夫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
為賦以弔屈原在長沙三年有鴛鴦入舍楚人
命鴛為鴈復作鴈鳥賦

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關自
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
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送詔獄

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
可以立乎曰其小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人之子也子也子也子也

辭王事以王事辭之乎下也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讚之于晉侯曰東屏將為亂樂祁為徵六月晉

討趙同趙括武從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君之數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為司寇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與諸將攻趙氏于下

宮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

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宮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

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詐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

為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

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

賈之族

春秋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

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臯比而

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

敗績。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諫之。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率師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呂氏春秋：荆莊哀王與師戰于兩棠，大勝晉。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規國乎？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臣請以雕玉爲棺，大槨爲槨，發甲卒爲穿壙，齊趙陪位于前，魯衛翼衛其後，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葬人馬也。

史記：扁鵲者，在秦氏，名越人，受長桑君之術。晉昭公時，趙簡子疾，乃召人，古鵲入視，曰：血脉治。

也。而何怪過號。號天子。若太子所謂尸
廢者也。使弟于陽。厲鐵破石以取三陽五會
有頃而蘇。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執厲公。使荀瑩士魚逆川于京師而立之。是
為悼公。

賈誼新書。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父。老古老古
以足指之。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厭衆而亡
其國。人將君之。公悅。以告欒武子。武子曰。取人
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乃載老古與俱
歸。晉自文公。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始傳
悼公。凡七世。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荀息聞之。上
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雞子其上。公
曰。危哉。荀息曰。復有危于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鄰國誅議。將欲興兵。公即壞九層之臺。
前漢書。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

于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或不肯置對。故移書責之。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晉書。王接。字祖將。河東猗氏人。歷官殿中郎。接常謂左氏辭義賾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晉書。荀顗。字景倩。或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

補注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為太子舍人。除開喜令。

孫端綬佩章校
景緯按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終